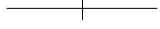


## 目 录

方案六号·····	1
是吗·····	10
兄弟·····	22
月下桨声·····	55
801室故事·····	61
报告政府·····	72
空院残月·····	155
老狼阿毛·····	161
土地·····	179
山歌天上来·····	191
白麂子·····	255
重新生活（后记）·····	267



# 方案六号

---



你又来做什么？电话里不都说了吗？我没法帮你找工作。你别看我在这里混了这么多年，自己还是盲流一个，还得吃老婆的软饭。走吧走吧，我等一下要出门送货了。

你还是去看报上的分类广告吧。要是你运气好，也许能碰上哪个华人老板要个看仓库的，要个跑外卖的。要是哪个富婆要找个小白脸陪陪，你小子就把耳朵掏干净点，就把牙齿刷干净点，拿出为共产主义英勇献身的劲头冲上去，先去混个吃饱喝足再说。人家女的当金丝鸟，你就当一回金丝熊，男女都一样嘛。男子汉同样可以坐台，同样可以傍大款。阿彬那小子不就是坐了几年婚姻台，才混出个人样？

迈阿密？NO，全美国你哪里都可以去，就是迈阿密不能去。这我一开始就警告过你了。那里工资确实高。你知道是为什么吗？那里是边境，满街都是黑社会，满街都是非法移民，移民局就查得特别厉害，查得打黑工的都不敢去，劳务价格才高起来的。凭你鸦片鬼的样子，几句烂英语，你还想到迈阿密去玩？我话说在前头，出了事，我可没办法到局子里去捞人，也不敢操起卡宾枪去劫狱。你把鬼佬的牢底坐穿也是你自己的事。

你还是想卖画？慢点慢点。还要我给你介绍画廊？你没发烧吧？没病吧？你没病那就是我病了，我要是答应你我不是严重脑膜炎是什么？告诉你，在美国什么都值钱，就是艺术家不值钱，随便到哪里都可以扫得出几大筐。你到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看看——纽约，牛皮吧？但那里一个月轮换上百个画展，玩完抽象玩具象，玩完具象玩抽象，什么先锋前卫，什么装置行为，都臭了大街啦，你看了一个等于看了一个，你看了一个等于看了一万个，谁当回事啊？还不说你现

在没有本事到那里去露脸，就算你在那里混了个三进两出，对不起，你该刷盘子还得刷盘子，该饿死还得饿死。你看见我家对面汽车站前那个老头了吧？就是那个拿地铁票叠花呀鸟的，对，一只要卖二十五美分的。你不要以为他是美国贫下中农，说出他的来历，恐怕要吓你一跳。这位老哥，俄国大画家，当年前苏联总统戈什么夫，对了，就是你说的这个戈尔巴乔夫，还给他授过勋。现在怎么样？就差一点要进疯人院了。

你说那几位爷？你怎么能跟他们比？人家抢占先机，人家赶上了好时候，人家祖坟埋的位置好，好得开了裂，那就该人家吹汤喝水，吃香喝辣，甩开胯裆走八字路，轮不上你来眼红。当年人家玩垃圾的时候，玩爆炸的时候，玩人民币的时候，玩人禽猪的时候，你小子到哪里去了？我承认，你说得不错，那些东西是没有什么了不起，也就是憋一个观念唬人。不怕你笑话，我老贾第一次玩行为的时候，也只是少先队员小小花朵的水平。跑到大楼顶上一亮相，还不敢全脱，咬咬牙还是留了条三角裤；举起来的标语牌也让人笑掉牙，无非是“大干四化振兴中华”！无非是宣传《人民日报》社论精神！活脱脱是个游泳池里蹦上来的共产党员。但那是什么时候？那时候玩行为还是原始股，刚出锅，鲜，一条三角裤就可以吓得派出所全体干警出动，就可以让德国记者和英国记者来做专题采访，请我老贾喝可口可乐和吃比萨饼。我说这事的意思你应该明白。这就是说，这现代艺术就是一趟一趟的车，你没赶上就没赶上，不要怨天尤人。现在连末班车都开过去好远了，都收班了。你没看见人家连死婴都吃起来了，想得绝吧？想得恶心吧？这就对了。现在的艺术，尤其是中国来的艺术，就得让你恶心。恶心了就有效果，恶心了就火。你还不得不服。

不过恶心到这份上，没法玩了。除非下一步你敢脱了裤子拉屎然后自己细嚼慢咽，你敢不敢？

总归一句话，你来迟了。你现在就是装“地下”、装民运、装反革命也不灵。“地下”有什么了不起啊？闯江湖的中国哥们说起来都“地下”，都有一打一打的故事：无非是什么画展被禁，什么被安全局

特务一路盯梢。人家老外听得耳朵都要起茧子了，表面上跟你慈祥，心里不知道笑成什么样。

你别打开，告诉你，你别打开。你这些画我不要看，而且我不看也知道是些什么破玩意。架上绘画，也不看现在是什么年头！不是我看不起你，我连自己也看不起。我也不是不帮你，要你去打包，是你自己不愿意去，那就不能怨我。你们都是吃社会主义的大锅饭，吃懒了一身肉。其实我刚到美国来也打包，一干就是八个月，干到最后看见什么都想把它包起来，陪老婆上一趟街，老婆看商品，我就看包装。警察来查我的证件，我还想着如何给他塞泡沫垫，如何给他装箱，如何让他防震防潮防倒立，一个劲估算着他的规格和重量，看着看着，让他脸上变了色，伸手就去摸枪。这家伙还是鲜活物品啊！我正愁着手边没有绳子，脑门就被他的枪顶上了。你说那惨不惨？那是人过的日子？我后来还给人家洗车。对了，我那张福特汽车发动机的拓片就是洗车时得到的灵感。后来拓电脑主板，拓地下水管，拓立交桥，拓自己的小“弟弟”……其实是如法炮制，把现代世界全都拓成黑不溜秋的古迹，一片黑暗夜色，鬼影在浮动，还有点狰狞，再加一点残缺，再加一点漫漶——漫漶你懂不懂？就是模糊不清啊。这都是要让鬼佬知道一下东方拓片的厉害。这里就有东方哲学，他们玩不过我们。不过，我老贾这样伟大的灵感，也只是赚个吆喝，赚不到钱。你一点办法也没有。那张发动机的拓片，扎扎实实的大制作，卖是卖出去了。钱呢，经纪人黑去一半，还得让我交税，落到自己手里也就是几个烟钱，哪比得上我老婆做服装生意，只要接一单，少说也是五位数的进项。跑到中国去转一圈，人家市长说她是外商，把她当姑奶奶供着。

你不要在里面抽烟，我老婆闻到烟气会骂人。走走走，我们到洗衣房去抽吧。

你说我怕老婆，唉，没办法啊。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，吃软饭嘛，就得忍气吞声交出好多人权，你是毕加索二世也没有用。

你这云南烟好，味纯。你别客气，我哪里能要这么多烟呢，你自

己留着抽吧。哎呀真是不好意思，你看你看，你这是……你这是何必？其实，我一直是想帮你的。这么说吧，你想清楚：你到底是要名还是要利？你要是铁了心要名，硬是要火一把，那也不怎么太难。我可以给你一个方案，你照我的方案去做，保证你在全美国一鸣惊人，三天之内成为新闻人物。你说我吹牛皮？笑话，要吹牛皮我找江泽民去吹，轮不上找你。你好好听着，我有些话要说在前面：这个方案不一定能赚钱，而且还有风险，比方说要蹲蹲监狱什么的，你敢不敢？你先不要问能不能成，你先说你敢不敢吧。好，你说了敢，这是你说的，就看在我们多年朋友的面子上，把这个方案六号无偿转让给你。要是别的人，不预付五千美金一律免谈。

你不要急啊，你坐下，你听我说。我当然不会要你去你根本做不了的事。既不要你去放火烧国防部五角大楼，也不要你去把克林顿的鸡巴割下来。你那儿根肠子几块肺我还不清楚？这个方案是我前几年准备的，很多方案中的一个，后来没时间去做了，就搁在抽屉里了。这个方案首先要求执行者，也就是本案的行为艺术家，拿出三万美金去报纸上打广告……什么？你没有这么多钱？那你拿两万也行。什么？两万也没有？你小子在国内搞装修画广告的那些钱都到哪里去了？那你自己说，你有多少钱？一万二？就一万二？这么一点点？这有点难办。让我想想……好，一万二就一万二吧，你也可以试试，看报社能不能给你打点折。你得找个英语好的人去为你办这件事，说你是个艺术家，不是来做商业广告，只是在报上公布一个行为艺术方案，请他们优惠一些。你得找一些大报，《纽约时报》、《华盛顿邮报》什么的，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。你的方案主题嘛，叫做《吻》。内容就是这样：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某刻，在芝加哥全美国最高建筑物西尔斯罗伯克大楼上，你，戴维斯·王，一个中国现代行为艺术家，将从高楼上坠身而下扑向大地……

你不会跳伞？你哪有什么降落伞？对，就是光着身子跳！对，也不是什么蹦极，就是跳楼自杀，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！这才刺激对不对？这才能引起轰动对不对？你急什么？谁要你真去送死？你听我

说。你不是要出名吗？你不死一下如何能出名？你活着谁愿意看你？看你吃饭？看你穿衣？看你走路打喷嚏啊？人家个个都在活，没有什么稀奇。但人家个个都怕死，所以就要看你死！所以你必须死！必须死得彻底！当然当然，你用不着真死。我后面会给你安排。但你在公开的方案中必须这样宣言：这次创作以生命为代价，因此是你最后一次创作。在你从高空坠地的过程中，你将对人生作出独特的艺术诠释，将对自由、美、佛教密宗做出最为完美的表达和建构。你将在坠落过程中感受到加速度，感受万有引力，感受神义的存在。你身体的第一个造型是字母S，第二个造型是字母C，第三个造型是字母J，第四个造型是字母V……你可以说，这是与神的语言交流，也可以说是一个人名的英文缩写。至于这个人是谁，至于你为什么要用身体表达这个名字，你可以在公开的方案中说，也可以故意不说，让人家去猜。这各有各的好处。比方说，你可以说那是你未婚妻的名字，而那个未婚妻就是在三年前的此刻逝世，死在中国的一次悲惨的灾难之中。这不，爱情也有了？批判现实也有了？此时此刻，你，戴维斯·王，刷刷刷扑向大地，就是对你未婚妻最后一次热吻。好，《吻》的主题和来历在这里正式揭宝了。你的落地将是一次血肉飞溅，一次粉身碎骨，相当于一颗肉弹爆炸，也算是吻出一朵灿烂鲜花，作为你对未婚妻的献礼，扑通一声也是你与你未婚妻迟到的婚礼，永恒的结合。

怎么样？精彩吧？这样的方案一公布，那些洋婆子还能不哭得泪洗面死去活来一个个皮泡眼肿都像大金鱼？她们哪里见到过这样的婚礼？哪里见过这样的圣洁情人？她们早就对丈夫在外面吊膀子养二奶怒火万丈，一个个苦大仇深，水深火热，这时候还不把满腔的委屈和满脑子的幻想都撒到你小子身上来？

到了那一天，你当然得去，敢说就得敢做，不能熊。不过你放心，有了这一个公告，消防队肯定比你去得早，警察肯定也比你去得早，你小子到时候想死还很不容易哩。

6. 大楼顶层等一切可能出事的地方肯定已经清场了，封闭了，说不

定楼下还拉开了救生网和救生气垫。警察和警车严阵以待，记者扛着照相机和摄像机到处乱窜，一些好事者肯定也在那里拥挤得密不透风。你想想，这一切都是为你而准备的。你，戴维斯·王，今天全世界最耀眼的明星！全世界最野心勃勃和最厚颜无耻的大骗子！比美国总统和联合国秘书长还牛皮，正在被亿万革命群众提心吊胆地期待和关注。你最好打扮得像是要出席婚礼的新郎，要中国式的，中国味才能出彩。你得穿件长袍，戴个礼帽，来一条大红缎带束腰，好让人家一看就想到三十年代的北平或者上海，就想到老式留声机和人力车，就知道是东方情圣戴维斯·王已经光临。这样做的好处，是你不用什么人介绍，一出场就能抢镜头，好好地风光一把。你最好少讲话，你那猫叫一样的英语别让美国人扫兴，一脸深沉一脸苦难也比较酷，看任何人都要像看仇人，要想象那人强暴了你姐姐或者黑了你的吃饭钱，对，就要有这种深仇大恨的感觉。你当然还得用点心计，就是要冲着警察多的地方去，冲着大个头的警察去，这样你才打不过他们，才用不着真的跳楼。

你已经明白了吧？你硬冲就是，不用同他们废话，拿出一往无前义无反顾的样子。他们若拦阻，你就开打。掏心拳，扫堂腿，想怎么打就怎么打。一打你就安全了，如果你把警察打得鼻青脸肿口里冒血，如果你砸烂什么玻璃或者什么照相机，那就更安全了。暴力袭警，起码判你十天拘役。你想想，你小子怎么可能死？你怎么死得了？

哈哈。

方案到了这一步，当然就是内部方案了，就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阴谋了。中国人要玩起阴谋来，他们老外傻乎乎的哪懂这一壶呢？你记住，你在监狱里必须绝食，必须抗议，抗议警察干预艺术创作，抗议芝加哥没有艺术自由。你最好一纸诉状把芝加哥警察局告到法院上去，控告他们是中世纪的黑暗专制，迫害艺术家令人发指。你得想想，你现在是新闻人物啦，说任何话都是新闻，放个屁也有录音机录着，打个喷嚏也有摄像机拍着，接见记者的苦差事会让你烦不胜烦，

大人物有的苦恼你都会有。你小子就是盼着这一天吧？但你接见记者最好少说话，胡说八道对你没有什么好处。你最好一看见记者就目中无人，就练内功，就打坐，就背诵点什么狗屁经文，或者带着氧气袋、输液瓶什么的，拿出气息奄奄说不出话的样子来，有话让你的朋友去说，让你的经纪人去说。如果硬要让你说，你就不能同他们照规矩说，要答非所问，语无伦次。你反正现在已经东方神秘主义了，见山不是山，见水不是水，见牢房不是牢房，见记者不是记者。天一句，地一句，你跟那些记者越拧着说越好，越往玄里说越好。那些小记者就是要这种刺激，就是要这种料。

什么？你连什么是料都不懂？料就是新鲜事，就是可以上报纸的材料啊。

你在干什么？你还在听着吗？你回来，回来，我告诉你：你的名气还将越来越大。你得记住，你要戴着手铐继续公布你的行为艺术方案。现在你不用再交什么广告费了，那些媒体巴不得从你这里讨点新闻呢，你的后续方案他们能不争着抢着要？能不往头版位置上搬？你可以这么说，鉴于芝加哥警察局对艺术家的无理迫害，鉴于你天人合一的情怀得不到世俗当局的理解和支持，万般无奈之下，走投无路之下，你，戴维斯·王，只好借助民航客机来完成创作。你得请航空公司和旅客们谅解，到时候得请他们不要惊慌并且系好自己的安全带。你非常抱歉，非常抱歉，这一次不能向他们预告行动的时间了，但那个时刻将会到来的，可能是十天之后，可能是二十天之后，可能是三十天之后，在美利坚阳光灿烂的万里长空上，你会突然拧开某架客机的舱门，迎风屹立，气宇轩昂，世界上任何力量也不能阻止你对大地的崇拜和回归……你想想，你这一说，还不把所有的航空公司老板给吓晕？还不把所有的航班订票量吓得哗哗哗往下掉？还不把全国新闻界乃至联邦调查局都搅个天翻地覆啊？……哎你没听？你关着门干什么呢？你什么鸡巴要把一泡牛尿撒这么久？想在我家厕所里安营扎寨等着过年怎么的？

你怎么回事？不舒服吗？你慢慢说，慢慢说。我没听明白。

你坐下来，说得清楚一点。你的意思，是说你老爹已经在医院楼顶上跳……跳……他贪污了吗？贩毒了吗？也玩行为艺术？哦，我明白了，明白了。他……是想给你省钱，想省出钱来让你出国当大艺术家，不让你再为他的癌症花费。对不起，我真不知道这件事，你也从没有对我说过。

对不起。我这人嘴臭，嘴毒，哪壶不开提哪壶，不知道你爹有这么回事。你不要哭了。再哭，我也会忍不住蛤蟆尿了。你爹真是个好爹，真是个好爹啊，真是个好爹啊。他去年还同我搓过麻将今年怎么就得了癌症呢？怎么就来这么一手呢？这没有办法。来，不要哭了，你哭得我有点害怕……真的害怕。我们喝杯酒吧，为你爹的在天之灵干一杯。

你爹是玩真的，我们都是玩假的。我们都是伤天害理的混蛋。

好了好了，也为普天下走投无路的混蛋干一杯吧。我老婆可能快回来了，来来来，把烟灰拂掉，把烟带上，我们还是到洗衣房去喝。

2001年4月

是 吗

这个故事的叙述人是老D。故事还会涉及到A、B、C以及M。之所以这里都以字母标示他们，是因为他们之间的差别并不重要，不需要郑重其事地拿姓名来予以区别。而且时过境迁，老D的叙述是否真实无误，是否值得与真实姓名一一对号，并非不成为一个问题。

据老D说，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故事发生在那一年的冬天，很多史学界同行到北京去，参加八十年代后期一个重要的大会。当时正是老M特别走红的时候，或者这样说吧，不过是很多人觉得他特别走红的时候——这与人们五年、十年、十五年以后的淡漠印象并不一样。作为这个故事的重要人物，老M提早一两个月去了北京，到开会的时候，还没忙完诸多事务，身影少见而且飘忽，基本上不参加小组讨论，偶尔出现在宾馆的走道或餐厅，一个夹着皮包日理万机的样子，冲着这个或那个很努力地笑一下，或者故作惊讶地“嘿”一下，就不知去了哪里，不知何处还有经邦纶国的伟业等着他。不用说，他入住的613号房也经常门庭若市，很多陌生的面孔探进门来，问他在不在，问他何时能够回到房间，如此等等。这些来客，有的是拿着他的新书来请求签名，有的是背着照相机一类设备前来采访，还有一些是编辑、书评家以及史学同行，满脸微笑地前来求见和拜访。寻找他的电话也特别多，从清早响到深夜，使同房的老A和老B都睡不好觉——那时的会风较为简朴，尤其是史学界开会，好像来的都是古董，只有霉味和锈迹，缺少热气与活力，不占地方，搁哪里都行，三五个人合住一房是通行的安排。

老A和老B是清史专家，从暗无天日的清宫史料深处走来，大概不耐现代的搅扰，想避开那些与他们无关的敲门和电话，便常来隔壁的

615室来避难。他们遇到老C和老D，四个朋友久别重逢，开始只说些不咸不淡的话。老B说，别看老M一口乡下土话谁都听不太明白，但聪明人啊，聪明人啊，每一步都拿准了政治的脉，我们不得不服。老A说，老M最近的文章文采非凡，只是引的材料都是大路货和二手货，论史居然也没有考古的支持，这种文章嘛，应该到文学界去拿奖。

接下去，四个人越谈越亲，言语中的春秋笔法就少了许多。不知是谁再次说到他们共同的老朋友——至少算得上老熟人：屁，老M那点套路其实也简单。你们知道这一个多月他在北京忙乎什么吗？第一步，给各位老前辈上门送书，多少赚得几句称赞，一一详加笔录，立马传达给各大报刊。第二步，待各大报刊落实老前辈们的称赞，编发了相关书评和报道，老M再把这些材料统统复印，呈送各位老前辈以求进一步指教。老前辈们还能怎么办？一看舆论如此，民意与公论如此，当然赏下更多的称赞，这就有了以后的第三步甚至第四步……什么是古人说的“上下其手”？先生们，这就是，这就是。

这种描述有点损，只是来源和出处不详。事后的老A说，这是老C说的，而老C说，好像是老B说的。作为故事叙述者的老D，号称业内的版本学专家，也含含糊糊闪烁其辞前后不一。但有一点较为确定：他们四个人哈哈大笑，臭味相投，同仇敌忾，对业内的诸多钻营风气和伪士行状不以为然。

四个人谈得兴起，把臂邀饮之类的小活动不可免。既然吃喝，当然还引出了很多有关吃喝的话头。不知是谁说到老M悭吝成癖，有一次号称要大宴省外来的同行好友，结果带着客人们绕了好几条街，如同率领着一帮乞丐大游行，顶着烈日，冒着大汗，来到一个满是泔水味的破招待所。他掏出几张皱巴巴的会议餐券，为就餐券是否过期的问题，与食堂服务员大吵了一架，委实恶相迭出，才让一旁饥肠辘辘的朋友们，最终吃上了冷冷的盒饭。至于酒，只有他拎来的半瓶，也不知是他哪次享受公费招待时暗中截留下来的。如此奇闻，列入《清稗类抄》或者《古今谭概》一类野史，大概也很够格。

老A说，是可忍孰不可忍。

老B笑着说，得想办法治他一下。

老C笑着说，是得想办法收拾他一下。

老D笑得更厉害，说这种人乱我党风，乱我学风，乱我酒风。

大会的日程颇长。他们松散而闲适，大多有点无聊，于是修理老朋友或者老熟人的工作，就成了四君子眼下的临时主题。他们想起“薄责于人”的古训，觉得责之不必，不妨将事情付之一戏，拿老M来开开心。老A划拳胜出，第一个替天行道，捡了个便宜，来点低级招数就够用了。他会说粤语，打了个电话到613室，用粤式普通话对接电话的老M说，雷（你）好哇，这里是阿（亚）洲电视台记者，洪孔（香港）的啦，专程来京城采访，戏（是）啦戏（是）啦，想给你M先生做一个专题采访啦……他一放下电话，自己就噗哧笑出声来，说老M乐颠颠地连声答应，绝对没有听出他的声音，真以为喜从天降呢。

大家幸灾乐祸，急切地想知道老M是如何蒙在鼓里，一次次派人到隔壁房间去窥探，借口去寻什么人，或者是去送大会简报。第一次探子来报，说那小子已经在洗澡了。第二次探子来报，说那小子已经在抹头油了。第三次探子来报，说那家伙正在对着镜子试领带，试完了三四条还没有找到合适的，嫌红色的太俗，嫌灰色的太素，已经把衣箱折腾得底朝天。探子老A明知故问，你如何要这样讲究？是不是准备会见女大学生？他含糊糊岔开话题，说电视里的舞蹈好看，你快去看吧——把自己的美事一个劲地严加保密。

下午过去了。晚餐的时候，他们发现老M一脸怒气，像只好斗的公鸡，见人就揪胸口或瞪眼睛，对这个那个熟人一一质问：是你骗我吧？上午是你打的电话吧？四君子都忍住笑，反问他电话是怎么回事。他把大家的眼睛一一仔细看过，没看出什么可疑的东西，还是颇不甘心。“你们这些小混蛋，从来没安过什么好心！”他拿出江湖上很哥们的样子，指着老D的鼻子横加讹诈：“你不老实交代，老子就不请你吃烤鸭。”

老M没有诈出什么，只得悻悻离去。但他既已生疑，第二轮戏若想得逞，当然是难度大增。不过，四君子都是中青年，脑子比较好

用。老B想了想，生出一计，还是把电话打进613室，口音里略带一点山东腔，自称中央组织部某局的处长，有点盛气凌人地通知对方：眼下中央正要选拔优秀的知识分子从政，第一批人选已进入考察阶段，局领导对老M印象颇佳，想当面晤谈，希望他下午不要去参加小组讨论，两点整在宾馆大门口候着，一辆车牌号尾数为4801的黑色轿车将来接他。老B还故作神秘，说此事望老M暂保密，以免造成会上不必要的议论。老B说完赶紧放下电话，说言多必有失，言多必失，再说下去，他的山东腔就挺不住了。他还说，电话那一头的老M刚才答应得比较犹疑，似乎是吃一堑长一智，正在判断电话的真伪，正在判断这个山东腔是否接近哪位熟人的声音。也许他还想查问来电者的底细，只是一时没来得及。

还好，他们没有发现隔壁的老M那边有反常的动静。但老B的忧虑不无道理。老A说，你刚才的语气设计不对，“颇佳”、“晤谈”一类文言词也容易漏馅，来点嗯嗯啊啊的停顿，也许更像一个处长。

他们对老M是否就范没有把握，但午睡还未结束，老B喜出望外地冲进门来，说快看快看，王师所向披靡，沙场再传捷报了。

四君子都奔向窗口，只见老M穿着大衣，缠着围巾，果然准时地往大门口，在漫天雪花之下一步一滑，在积雪里留下一道新的足迹。他们想象这行足迹的那一头，老M在大门口傻等上半个小时乃至一个小时，被北风吹得全身哆嗦十指冰凉，对任何一辆黑色小轿车都引颈盼望，一个个都差点快活得孩子般在床上前仰后翻。直到这个时候，他们才明白刚才的悬虑其实多余。想想吧，中央组织部，就是以前的吏部，握有百官擢贬之权，老M只要没吃豹子胆，没得精神病，即便百分之九十九地疑心这个电话是假，即便认为真实的可能性不足百分之一，也决不敢掉以轻心。只要有中央组织部这五个字，他还能不去大门口乖乖地恭迎？

这叫做宁忍一万，就怕万一。

再次上当，使老M的脸色有些混乱。他肯定知道事态严重，嗅出了身边的阴谋气氛。事情已经很明白：一个可恶的犯罪团伙正隐匿在

他的周围，正有组织和有计划有纲领地与他作对，并且每一招都居心不良，让他有苦难言。他像舞台上一个孤独的演员，陷入了险恶剧情却不知这一剧情还要延续多久，更不知道微笑着的导演和观众隐在强烈聚光灯之外的什么地方。他要冲出十面埋伏，于是突击检查周围的房间，特别是突击检查熟人们的表情。据说他已经把623室和614室排除在目标之外，因为那两个房间都住着一些青年学者，都是新派人士，而新派人士醉心西学，心高气盛，压根就瞧不上他，不屑于拿他开心。据说他锁定的最大目标是620，因为那间房里住着几个同省籍的老乡，老乡嘛，互相之间知根知底，不避粗俗，不分上下，开点出格的玩笑也有一份乡谊顶着，谁也不可能过分认真。这就伏下了很大的危险性。当然，老M还检查过四君子经常扎堆的615，眼珠滴溜溜地四下乱转，目光在老D的脸上深入开掘。正巧，A、B、C这一刻都不在，只有老D躺在床上看报纸。是的，他在看报纸。这太正常了，太冷静了，太不阴谋了，肯定打消了对方的一些怀疑。

但事情到了这一步，作为第三个接棒的老D，要把升级游戏玩下去，当然需要更多的心思。首先，他否定了电话这种方式。老M两次吃亏在于电话，眼下就算是他爹娘打来电话，恐怕也会被他当作老骗子。然后，他也否定了女色一类中介。老M不是傻子，知道自己以前的轻薄之名，眼下肯定卧薪尝胆严防死守，在特殊时期对一切女性都高度警觉，哪怕是碰到貂蝉再世西施转生也会小心翼翼。最后，老D只好开始琢磨晚上的电影。

这天晚上给与会者放的影片是美国片，叫《午夜》，据说是很资产阶级的一部，是带荤带色的那种，作为“内部参考片”，以前只在文艺界的会议上放一放，眼下能拿到史学界的会议上放，不知意图何在。有些与会者早就在议论这部片子。用过晚餐以后，老M也兴致勃勃地赶早去了宾馆东楼的礼堂，一心一意等待电影的开始。老D的主意就是这一刻冒出来的。

待电影放到一半，渐入高潮，眼看银幕上的女主人公的春情汹涌，他偷偷溜到放映间，请放映员打出一条幻灯通知：M先生，请速

来礼堂大门，有人找。

老D谋事颇为心细，故意向放映员报错了老M名字中的一个字，错成了另一个同音字。要知道，这并不妨碍理解的一错，实为神来之笔，极大增强了通知的真实感、正常感、质朴感、纯洁感，其道理很简单：任何做局下套的人不可能把目标人物的名字搞错，于是出错者必为忠良，与任何预谋与心机无涉。

老D弯着腰潜回座位，关注着右前方猎物的动静。他看见幻灯通知在银幕一侧终于出现了，然后看见前面黑压压的背影里，老M熟悉的背影也冒出来了。那家伙果然毫无戒备，前顾后盼了一阵，挽着一件大衣，恋恋不舍地站起来，艰难地从同排一个个背景前挤过，眼睛还不时盯住银幕，直到走近大门了，还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。

老D差一点笑出声来。邻座的老B和老C也乐不可支，捂住了嘴，让前后排的观众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，投来疑惑与不快的目光。

四君子不知老M是什么时候返回座位的。可笑《午夜》，一部低俗的娱乐片，其实没有什么，比中国古代大多数色情小说还要素净，但他们可以断定，大家不把这部片子当回事，但老M有特殊心结，此时一定懊丧不已。他错过的这十来分钟，说不定就是他永远的人生遗憾。如果人家告诉他这十分钟没有什么，他必不相信；如果人家告诉他这十分钟有什么，他必不满足——听说与目睹毕竟不可同日而语。更重要的是，他眼下打脱了牙齿往肚里吞：怎么好意思问？在正人君子面前他要问什么？

这一天，走出礼堂的老M变得沉默了，平静了，是暴风雨过后的一片落叶，见了任何一个熟人没有什么表情，据说回到房间里以后，也只是默默地看报纸，有一种悲壮和孤愤之态。

老C在那里膘了一眼，回来以后有点心软，说这最后一棒是不是算了？人家已经真生气了，我们的三戏周郎也够了，围师必阙，穷寇勿追，不如就此打住。

其余三人说不行不行，还说你是个军旅学者，如何言而无信？如何临阵脱逃？